

待父母以温柔

□潘玉毅

“你给我看看,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老有短信发进来让我换卡呢?不换会不会停机啊?”吃饭的时候,父亲忽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,我不由得呆了一呆。

曾经我需要抬头仰望的父亲竟然也会低下头来问我,曾经我以为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父亲竟然也会有不知道的事情,这给了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但细细思量,好像随着岁月的更迭,这样的状态越来越司空见惯了。或许,从第一次父母小心翼翼地向我们询问一些问题的时候,说明他们已经老了。他们与我们换了角色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,我们见

什么都想问个明白,仿佛父母就是我们的智囊团,是一本百科全书,可以为我们解答所有困惑,当然有时候也会换来一顿呵斥、一番责骂,把我们训得战战兢兢的;等我们长大了,科技发达了,父母似乎变笨了,很多事物和知识超出了他们所知的范畴,很多我们觉得很普通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如同天外来物,怎么都说不明白、讲不清楚。一个简单的操作,需要我们一遍遍地讲解、一遍遍地演示。有时,讲得多了,我们表现得很不耐烦,于是,他们不由得惶恐起来。

生活中,有太多的人,在外人面前一副菩萨面孔,如好好先生;回到家,却是另一副面孔。而我想说的是,即使我们不能满足父母所有的渴望,

也该对他们报以十分的真诚,别把坏脾气带回家,别老一副不耐烦的面孔、不耐烦的腔调,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,因为我们以前也曾懵懂,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。

父母老了,需要我们像小时候他们搀扶我们那样去搀扶他们,需要我们像从前他们教导我们那样为他们答疑解惑。对他们,我们何妨多一点耐心,就像他们当初教我们走路、认字时那般,一颗心充满了柔情,举手投足间,自然也就多了几分温柔。哪怕周末闲时陪着他们说心里话,也能成为一种平凡却珍贵的交流。

待父母以温柔,原是需要我们付出多一点的耐心、多一点的时间。



青年·老年

□毛君浩

周末,一家三口去上海参加表姐女儿的婚礼,因本人不愿意开车而选择了高铁出行。一路上和孩子说说笑笑,轻松休闲。

孩子俏皮地对我说:“爸爸,现在我们都是青年了!”我一愣,不知这话从何而来?“满14周岁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了,是不是?”儿子问。

我看了看他,回应说:“共青团员是青年了,没错,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?”他有备而来,滔滔不绝,“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——44岁以下都为青年人……”

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,我终于明白了,故意学着他的腔调:“那我们还是同龄人哟?”他一边做着鬼脸,一边“哎”了一声,还顺手搭着我的肩,果然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。

我转过头看看他稚嫩的脸庞,望着窗外迅即而过的风景,把我的思绪带到了

14年前的一个下午。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,我骑着自行车去医院,一路丹桂飘香,满脑子想象着将要出世见面的孩子,那种激动和幸福不言而喻。我第一次在产房外听到婴儿的哭声,嗓音洪亮听着就像是个男孩,而且从高昂的啼哭声中我隐约感觉是一个调皮的男孩。因为他,我的人生中迎来了很多的第一次,第一次换尿不湿、第一次喂奶、第一次哄睡……

看着眼前和我身高差不多,自称为“青年”却依然带着点稚气的孩子,不禁使我回想起我14岁那年的事。那年,我也像他一样在念初中,随着身体上的变化,一种自我独立的意识在膨胀,渴望自由,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,渴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,喜欢自己做决定,甚至有时挑战父母的底线,故意和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。父母天天念叨让我好好学习,而我偏偏不想学。终于有一天我实施了大胆的想法——逃学。父母知道后,先是把我狠

狠揍了一顿,然后对我耐心说服劝导。我不但不听,还好几天对他们不理不睬。可是父母并没有因为我的叛逆不懂事而放弃对我的教育,最终使我步入了正轨。

我上高中后开始了住校生活,如我所愿地离开了父母,一个月回家一趟。上大学后更是一学期回家一趟,工作后也没回家多少次,那些年我都没留意过父母的头发是怎么变白的,皱纹是怎么变深的。俗话说:“养儿方知父母恩。”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,才渐渐关注我的父母,可他们都已经老了。

所以,当孩子和我说“我们都是青年”的时候,突然想起我的父母亲,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可以对父母亲说:“我们都是老年了!”并且将时间定格在那里,从此一直陪伴在他们身边。念及于此,我想,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多回家看看父母,不要等时间过去了才想起“时间都去哪儿了?”不要等“亲不在”才想起“子欲孝”而遗憾终身。

没有朋友的“朋友圈”

□刘希

这一年我迷上了微信,每天都要关注朋友圈,我发现,微信好友如星火燎原般迅猛增长,从起初的三五个好友,到如今的上百人,这发展速度,连我自己都惊讶至极。朋友圈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,有经商的,有女儿同学的家长,有我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学的同学,有邻居,有家乡父老乡亲,有文友,还有旧同事、新同事,我每天吃过晚饭,就是拿出手机,看他们更新了什么动态,或是看看他们都忙些什么,生活怎么样,我看到有人出去旅游了,有人出书了,有人离婚了,还有人小孩考上重点中学了;看她们最近都从事什么职业,有人改行做微商了,有人兼职做保险了,有人在金店当销售员,有人在行政部门上班;再看看他们都怎么打发下班时间的,有人打牌,有人唱歌,有人看书,有人约会,人人的日子都过得自在得意,我看着这么庞大的朋友圈,心里充满了自豪,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,这么多朋友,以后的路定能平坦如大道。

那一天,我在单位受到领导排挤,突然间情绪失落极了。我一个一个地找聊天的人,找来找去,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倾诉的。跟同学说这事,人家肯定以为我能力有限,看低我;跟同事说这事更不合时宜,说不定哪天就传到

领导耳朵里,后果会更加严重;跟新微友说,似乎更不可以,本来不怎么聊,突然冒出这些话,人家会以为我对他有企图。诸如此类不开心的事,真的不能随便拉个人就能娓娓道来,何况,谁也没有义务成为我情绪的垃圾桶,开心的事可以跟朋友说说,不开心的,一般还是不说的好。没办法,我只能自己慢慢消化。

心情郁闷,我便在一个微信群里抢红包,我发现我的初中同学小丽也在场,并且她有一股抢红包的热情劲儿,便好奇地问她最近可好,她说最近婚姻出了一些状况,心烦意乱,却发现朋友圈里人虽然多,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烦心事,只好拿抢红包来打发时间。她说她常常出现这样的状态,有倾诉的欲望,打开朋友圈,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。无怪乎她利用玩抢红包游戏来减轻压力了。

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惑,点开朋友圈,常常都是有几百号上千号的人,可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?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真诚,确切地说是因为网络里的交情浅,看着聊得热乎乎,称兄道弟,呼朋唤友,实则那些朋友都没有办法走进现实生活里。现代社会压力大,人们借着网络扩大朋友圈没错,但更需要自己沉下心来,走出网络,认真地交几个知心朋友。别让朋友圈没有朋友。

小小心愿

□王梁

“爸爸,我想有一个望远镜”“妈妈,我想学画画。”“爸爸,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北京天安门……”儿子开始读小学了,这些年他可没少向我们提各种要求,而我们也尽量满足他的一个个心愿。

其实,每一个孩子心中都会生出许多愿望,好似排列着的一个个按钮,对应着神秘的生命密码。如果实现了,按下按钮,灯亮门开,这些心愿便成了他们认识世界、成就自我的一条路径,密码得以破译成功。反之便逐渐锈蚀,再也无法开启。

许是在小学二年级就磕磕绊绊地读完了800多页的《三侠五义》的缘故,我打小就种下了一个武侠梦,幻想着能练成十八般武艺,不受人欺,还能行侠仗义,锄强扶弱。有一年暑假,我跟随父亲去镇上,电影院附近挂着一幅暑期武术培训班的广告,一个月时间教授拳、剑、刀、枪各一套路,多么美妙的事啊!我的心思瞬间活泛开来。但最终,10块钱学费还有遥远的路途让升腾起来的美梦重新潜回心底,只能痴痴想象那些幸运儿在广场上舞刀弄枪的场景。后来,虽然自己对武术的兴趣不减,也曾照着拳谱(书)依样画